

放手

◎如飞

一直以来,我和父亲似乎都有些格格不入。两个人一旦站在一起总不免要有些争吵。说不清楚是因为什么,也许,这就是所谓的代沟吧。

父亲从不会像母亲一样,当我做错事时教导我,告诉我该怎么去做才能做好。印象中,父亲只会一味地朝我发火:这么小的事你怎么都做不好,你还能做什么!

我大学毕业后,因为对工作不满意,一度赋闲在家。看着父亲整天板着个脸,我心里有些愁得慌。有时,一家人坐在桌前吃饭,父亲总说我,你说你一个大学生,连起码的工作都不去做,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,又为了什么!

于是,即便是我并不满意的工作,我也只好咬紧牙关去了。能够躲开父亲,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

我的工作做得并不顺利,可为了不用再受父亲的气,我强迫自己好好去做。还别说,一段时间下来,我居然发觉这样的工作慢慢有了乐趣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我升职了。

当我回家告诉家人这个好消息时,母亲一脸的喜悦,还特地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来犒劳我。父亲却面无表情地喝着小酒。

我有些火了,告诉自己,一定要让父亲看到个了不起的我。

之后几年,我很少回家。即便回家,我也只和母亲说话。一见父亲来,我就常常找理由避开。能躲就躲,实在躲不开,也最多打声招呼,就远远走开了。

我的事业像我的人生一样,不断地上升着。

我结婚后,有了女儿。老婆要上班,女儿只好托母亲带。因为要去看女儿,我回家的次数,又多了起来。看着女儿一天一天茁壮成长着,我的心情也像花儿一样轻松而快乐。

可每次一看到父亲,我的笑容就渐渐消失不见。

女儿的成长是个非常让人着迷的过程,先是被你捧在怀里,渐渐地,女儿学会了坐和爬;爬了几个月,你又可以把她放在学步车里看她慢慢走;再几个月,女儿就脱离了学步车的帮助,自己扶着墙或是其他可以扶的东西慢慢地走。

以为女儿马上能自己走了,没想到她就此停滞,一直非得扶个东西才敢走,快两周岁了,还是这样。我开始有些愁了。有时想狠下心来放开她、赶她独立向前走,她就哭。

一次父亲说:“我有办法,你到旁边去。”父亲拉着女儿的手走了几步,忽然就放开了女儿的手,女儿由于惯性还往前走,然后就摔了一跤。我急了,但因为父亲在那儿,我忍着没上前抱起女儿。

我看见父亲拉起了女儿的手,走了几步,又突然放开了女儿的手。女儿走了两步又摔倒了,哭了……如此几次,父亲放手后,女儿居然没摔倒,能蹒跚着走起来了。父亲点点头,跟我说:“不经历几次跌倒,孩子是永远不敢独自站着走的。”

我没作声。

吃完晚饭后,我忽然想找父亲聊聊。好多年了,我都没怎么和父亲说过话。



觅凉
◎子穆

两次写作教训

◎赵国庆

我1976年2月应征入伍,压根儿没想到这辈子会一直与写作打交道。在部队26年间,主要从事机关行政公文、首长讲话、新闻报道、学术论文等实用型写作;转业地方媒体后从事新闻写作16年,退休后仍然没有歇劲。写作,是我成长进步的阶梯,也给我的生活带来无穷的乐趣。在几十年的写作实践中,我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,也留下了一些深刻的教训。特别是在服役期间的两次写作失误,至今没有忘记。

说了当做了,差点栽跟头

1983年,我从南京军区步兵536团政治处宣传股调到师政治部宣传科任干事。到任不久,科长就安排我去535团总结官兵学法用法的经验。

我去该团广泛调查,总体感觉团党委高度重视,各级采取了不少生动活泼的教育方法,但美中不足的是系统教育还不够。于是,我与团政治处宣传股的同志商量,建议他们组织法律常识系列讲座,由团领导和机关干部分别主讲,这样,总结材料才显得丰满、有说服力。政治处的同志答应落实后,我便回到师部抓紧起草。因为之前与团机关的同志当面说过了,起草经验材料时,我把团领导机关带头上课、开展法律教育系列讲座的内容写了进去。经验材料呈送给领导审阅,顺利通过。这份材料指导性很强,师政治部加按语转发,军政治部《政工简报》刊用并呈报南京军区政治部。军区政治部某部门领导觉得这个团的经验值得推广,立即派员前去调查考察。这一调查不要紧,发

现535团法律教育系列讲座没有落实,与材料上写的不相符合。这就是弄虚作假,批评的电话从军区机关一级一级打了下来。科长叶其均弄清情况后,向上级做了解释,“535团法律讲座已经摆上议程,因为训练考核等原因冲击了一下,现已协调好,讲座马上进行。”很快,535团法律讲座计划落实,军区政治部有关部门照样转发了我原来起草的经验。

风波虽然平息了,但留给我的教训非常深刻。作为机关干部,帮助基层出点子、搞策划是必要的,但必须跟踪到底,用事实说话,绝不能想当然。

没有“三见面”,冒犯副司令

1986年春节后不久,南通市创建文明城市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,当时我在南通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任干事。3月初,军分区召开机关干部战士动员大会,由刘松玉副司令员传达市委、市政府会议精神,并给大家作动员讲话。刘副司令说,作为人民解放军军事机关,一定要带头响应政府的号召,走在全社会前面,争做文明市民。讲话中,刘副司令列举出他家共养了14只老母鸡,老伴起初不肯杀,后来硬做工作全部杀光了的事例,让全体干部战士深受教育。我一听,这不是难得的新闻素材吗?应当及时报道。于是,在动员大会结束后,加班写出了《司令员杀鸡》的新闻特写。

细看稿件,我十分得意,感觉不仅题材好,而且是当事人亲口讲的事实,错不了。由于我没有专门从事过新闻报道,也不知道新闻稿件

有发稿前要与被报道单位的群众、被采访单位的领导和被采访的个人“三见面”的规定,一写好就急急忙忙发给了《南通日报》。3月4日,《南通日报》在《建文明城市,做文明市民》专栏中登了出来。稿件见报后,机关干部战士都说我会抓新闻,写得生动。然而,刘副司令和他的老伴却很不开心,这话当天就传到了政治部。组织科杨启顺科长找到我说,《司令员杀鸡》的稿子写得很生动的,但事先没让首长审一下稿,导致他们夫妇俩不开心。杨科长还给我出主意,让我赶快登门向首长赔礼道歉。

当兵以来,我一直在表扬声中成长的,赔礼道歉的事从来没有遇到过。晚饭后,我缩手缩脚地来到军分区东大院,敲开了刘副司令的家门,正在吃晚饭的刘副司令夫妇一见我来了,连忙放下碗筷,给我倒茶、削苹果。我鼓起勇气说:“首长、阿姨,我是来赔礼道歉的,《南通日报》今天登的《司令员杀鸡》一稿,事先没让首长审稿。”刘副司令笑着说:“算了,登了就登了,以后写稿注意就行了。”一旁的刘副司令夫人接着说:“这事要怪就怪我家老头子,家里的事跑到单位里去说了干什么呢!”刘副司令夫妇的宽容,使我如释重负。从此,我对写新闻必须深入采访和审稿见面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,重点认识到:对有故事情节的新闻事件,不仅要听到、看到,还要尽可能摸到。稿子成稿后,要坚持“三见面”审稿制度,防止不真实、出纰漏。

之后几十年,我采写了大量新闻稿件,没有出现过失实内容。

给父亲买鞋

◎刘超

老家有个习俗,父亲六十岁了,儿子得给父亲买双鞋。到了鞋店,我说要双40码的,但随即怀疑起来——父亲是不是还穿40码的鞋?

打电话到老家,电话没人接。这个当儿,热情的店主拿出一双双鞋向我介绍:“这双适合脚宽的人,这双适合脚背高的人……”

父亲的脚到底多大、属于哪种脚型,我一概不知。我从来没注意过父亲的鞋,如果农村里没有这个习俗,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去注意。

电话打回来了,是母亲。她轻声说:“你爸的鞋你是买不好的,待我到城里来再说。”

母亲很快到城里来了。我和她

去了鞋店,挑中了一双。母亲对店主说:“我试试。”她把自己的脚伸进鞋内,前后摸摸、两边按按,说:“换双大一码的。”鞋来了,母亲再穿,又重复了前面的动作,说:“这双刚好。”我为母亲替父亲试鞋感到不可思议,但我相信,这双鞋最合父亲的脚。